詩書古訓

詩書古訓卷三上

大雅

禮記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韓獻

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國語魯語下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

史記孔子世家文王爲大雅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孟子滕文公上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

禮記大學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呂氏春秋古樂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
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
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
維新以繩文王之德
淮南子繆稱訓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
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曰周雖
舊邦其命維新
韓詩外傳卷五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
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
用大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

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春秋左氏襄三十年傳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

墨子明鬼下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

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

陳錫哉周

春秋左氏宣十五年傳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昭十年傳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

國語周語上芮良夫曰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春秋左氏莊六年傳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漢書王子侯表於是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矣哉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列女梁夫人嫕傳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

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遺母萬里爲家門開三族之拜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漢書王褒傳褒對曰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蟋蟀竢秋唫蜉蝤出昌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

後漢書徐穉傳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

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

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漢書東方朔傳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㠯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㠯寧此之謂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

猶用衆況吾儕乎

荀子君道篇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新書君道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王則身必已安也

鹽鐵論相刺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

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韓詩外傳卷八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卷十桓公曰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

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新序雜事善相人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

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說苑君道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修文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

也
列女傳魯季敬姜傳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
所與遊處者皆黃耇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
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
化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忠經廣爲章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內睦以
文外威以武被服禮樂隄防政刑故得大化興
行蠻夷率服人臣和悅邦國平康此君能任臣
下忠上信之所致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漢書賈山傳又曰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天下未

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㠯寗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　梅福傳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㠯寗　李尋傳馬不伏歷不可㠯趨道士不素養不可㠯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㠯寗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禮記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大學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

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孟子離婁上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

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疏諫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

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

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

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

殷之亡也　王莽傳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

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

厤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賓

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獨斷冕冠殷曰冔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詩曰常服黼冔

白虎通三正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孝經開宗明義章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

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

昭二十三年傳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邑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漢書匡衡傳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已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公孫丑上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

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　離婁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

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春秋左氏桓六年傳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

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　昭二

十八年傳仲尼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

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

漢書東平思王宇傳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

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爲王懼之詩

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禮記大學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鑒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漢書翼奉傳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禮記中庸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韓詩外傳卷五輪扁曰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漢紀卷六荀悅曰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由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

之而悟勑身正己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

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

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

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

萬國作孚

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　昭六年傳叔向使詒子

產書曰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

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文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如是何辟之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
詁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
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

荀子正論篇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
畏已傳曰惡之者衆則危詩曰明明在下故先
王明之豈特元之耳哉　解蔽篇君人者宣則
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

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韓詩外傳卷十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漢書貢禹傳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

後漢書胡廣傳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于日月固于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愼與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韓詩外傳卷五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俠四方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

禮記表記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

春秋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晏子曰且天之有彗也
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
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
彗

呂氏春秋行論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淮南子主術訓堯舜禹湯文武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

春秋繁露郊祭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

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大福如周國也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

忠經聖君章是以兢兢戒愼日增其明祿賢官能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故得皇猷丕丕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蓋聖君之忠也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復對曰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

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列女周室三母傳太似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似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似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似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白虎通嫁娶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夫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昏禮經曰親皆没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白虎通號何以知卽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

三軍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春秋左氏襄二十四年傳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國語晉語第十姜氏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

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

春秋繁露天道無二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汝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

韓詩外傳卷三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邱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於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騵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

漢書王莽傳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尙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公之謂矣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山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春秋左氏哀三年傳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爾雅講武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漢書郊祀志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

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士憎茲多口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事昆夷註詩云昆夷兌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季武子賦緜之卒章註緜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

尙書大傳殷傳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晏子春秋問下晏子對曰夫偪邇于君之側者

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
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交養身之所
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
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
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新書禮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躐小節焉業小
道焉束髮就大學躐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
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
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
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

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春秋繁露郊祀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　四祭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

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春秋繁露四祭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檝

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

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

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

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

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其下曰淠彼涇舟

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

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命受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乎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荀子富國篇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

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
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
方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五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
木有時而落物有盛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
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
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亹
亹文王綱紀四方
說苑修文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
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

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中論修本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白虎通三綱六紀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國語周語下單穆公曰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禮記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註言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

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

白虎通三正又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尙赤也

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春秋左氏僖十二年傳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禮記表記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

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晏子春秋雜上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

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淮南子泰族訓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

說苑修文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列女楚平伯嬴傳伯嬴持刃曰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无以臨國

妾有淫端則死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虆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後漢書蘇竟傳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虆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列女周室三母傳大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

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
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冉秀載大
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
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
太姒仁明而有德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此之謂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國語晉語第十胥臣對曰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
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
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

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専教誨之力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春秋左氏僖十九年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國語晉語第十胥臣對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慈惠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

後漢書鍾離意傳入言于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出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

漢紀卷五荀悅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說苑建本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辯

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潛夫論班祿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益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惡乃睠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

漢書敘傳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

矣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淮南子氾論訓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

漢書郊祀志於是衡譚奏議曰又曰廼眷西顧

此維予宅言天邑文王之都爲居也　谷永傳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廼眷西顧此惟予宅

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韓詩外傳卷十孔子曰泰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旣受帝祉施于孫子

禮記樂記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
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
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旣正天
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
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
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
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春秋左氏昭二十八年傳成鱄對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

哉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孟子梁惠王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春秋繁露楚莊王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

歌之也

白虎通禮樂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禮記中庸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墨子天志中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旣可得而留已　天志下故子墨子置天志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而順帝之則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春秋左氏僖九年傳公孫枝對曰臣聞之唯則定

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　襄三十一年傳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荀子修身篇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淮南子詮言訓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

則
新書君道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
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
春秋繁露㬵燠孰多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載
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
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
之所爲云爾
韓詩外傳卷五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
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忠經廣至理章無爲而天下自淸不疑而天下

自信不私而天下自公賤珍則人去貪徹侈則人從儉用實則人不僞崇讓則人不爭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質樂其生保其壽優游聖德以爲自然之至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

爾臨衝㠯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㠯重

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是類是禡

禮記王制禡于所征之地

爾雅祭名是類是禡師祭也

靈臺民始附也

孔叢子嘉言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旣而

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

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

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

鹽鐵論未通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讓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爲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對曰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

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春秋左氏昭九年傳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國語楚語上伍舉對曰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

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將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新書君道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聞之者裹糧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

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於魚鼈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 禮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

白虎通辟雍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為萬物獲

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孟子萬章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韓詩外傳卷五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

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以兼制天下定海內臣
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
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
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
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
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
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
御于天子以申之

荀子仲尼篇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爲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埶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淮南子繆稱訓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愼德愼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後漢書張純傳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凝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韓詩外傳卷五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春秋繁露楚莊王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

白虎通聖人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

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

多

匪棘其欲遹追來孝

禮記禮器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註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已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孝經感應章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孟子公孫丑上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此之謂也

禮記祭義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荀子儒效篇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

也則貴明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王霸篇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

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　議兵篇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刄者生蘇刄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鹽鐵論繇役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韓詩外傳卷四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已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說苑修文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注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禮記表記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晏子春秋諫下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韓詩外傳卷四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惡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列女陳嬰母傳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

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此之謂也

後漢書班彪傳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

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

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

平是吕春秋愛子教吕義方不納于邪驕奢淫

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吕宴翼子言武王

之謀遺子孫也

厥初生民

史記三代世表褚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蹟

而履跡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
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
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
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
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
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

履帝武敏歆

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

即有邰家室

白虎通京師周家始封於何后稷封於邰公劉

去郤之郤詩云即有郤家室

誕降嘉種

孔叢子執節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禮記表記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行葦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列女晉弓工妻傳平公怒將殺弓人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潛夫論德化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况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

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消息於心巳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感巳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巳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

後漢書孝章帝紀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以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

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

天其明稱朕意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漢書梁懷王揖傳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

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

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敦弓既堅

列女晉弓工妻傳妻曰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

爲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

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盖射之道也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敢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孟子告子上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禮記坊記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註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覲威儀講德美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註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大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

說苑修文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

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愼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禮記緇衣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註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引詩曰朋友攸攝攝以

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禮記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註匱乏之也孝子無乏止之時

春秋左氏隱元年傳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

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荀子子道篇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八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忠經保孝行章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
忠則福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
及於人此之謂保孝行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允

國語周語下叔向告之曰單若不與子孫必蕃後
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
祚允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
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允也者子
孫蕃育之謂也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列女啟母塗山傳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禮記中庸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公賦嘉樂 註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令德宜

民宜人受祿于天

襄二十六年傳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注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漢書刑法志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目永年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董仲舒傳仲舒對曰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　王莽傳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

秪歡喜申邑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孟子離婁上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淮南子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

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
春秋繁露郊語問聖人者問其所爲而無問其
所以爲也問其所以爲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
爲而爲之所不爲而勿爲是與聖人同實也何
過之有詩云不騫不忘率由舊章者先聖人之
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此言先聖人之
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
美譽之功矣
韓詩外傳卷五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

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卷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漢書郊祀志杜鄴說商曰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吕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朕吕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春秋繁露楚莊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

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
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
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
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

說苑修文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
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
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
離禮則慢行起矣

列女周宣姜后傳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

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
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君雞鳴
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
抑抑德音秩秩
不解于位民之攸墍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
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
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墍其是之謂矣　昭二十一
年傳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昭子嘆曰蔡其亡乎
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墍

今蔡侯始卽位而通卑身將從之　哀五年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

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鹽鐵論和親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爲伯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

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孝經廣至德章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禮記孔子閒居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

可侮不佚可佚不赦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
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
荀子禮論篇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
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
致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
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
呂氏春秋不屈白圭告人曰今惠子之遇我尚
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詩曰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

且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
何事比我於新婦乎
新書君道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
德也
韓詩外傳卷六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
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
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　卷八子賤治單父
其民附孔子曰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
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

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
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糾失以醜惡
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援賢連友
以廣習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說苑政理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
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
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
者也
白虎通號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
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何以言知其通稱也

以天子至於民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忠經守宰章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宣君德以宏大其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視君之人如觀乎子則人愛之如愛其親蓋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史記孝文本紀乃下詔曰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

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
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韓詩外傳卷六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習禮
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
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
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
德之和而無爲也

列女趙津女娟傳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
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

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旣釋兮瀆乃淸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韓詩外傳卷八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列女齊義繼母傳其母對曰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

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
行何泣下沾襟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
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禺禺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荀子正名篇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
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
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
是聖人之辨說也詩曰禺禺卬卬如珪如璋令
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
中論修本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

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禺禺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韓詩外傳卷八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國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

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大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爾雅釋訓噰噰喈喈民協服也

說苑辨物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啟首曰皇天

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此之謂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春秋左氏僖二十八年傳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昭二十年傳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

荀子致士篇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

淮南子泰族訓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

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

鹽鐵論論勇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酆鄗以爲天下齊桓公得管仲寧戚以伯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八國服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

漢書元帝紀詔曰往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㠯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産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長久之策也詩不云虖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㠯綏四方

後漢書班超傳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㠯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

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
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
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後漢書陳忠傳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
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是以明者慎微
智者識幾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
本絕末鉤深之慮也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說苑君道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
定我王此之謂矣
新序雜事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
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
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春秋左氏文十年傳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狥
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
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
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禮記緇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註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此君使民惑之詩

韓詩外傳卷五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

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

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後漢書李固傳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

候羊廸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

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

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

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

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列女楚江乙母傳母曰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无人者非无人也无理人者也王其察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孟子離婁上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韓詩外傳卷十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慚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

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新序雜事唐且一說定彊秦之筴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說苑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列女齊女徐吾傳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

矣此之謂也　齊太倉女傳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

潛夫論明忠夫神明之術其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君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敖敖

我言維服

列女衛姑定姜傳定姜曰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侍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鱄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維服此之謂也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禮記坊記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言讓以涖

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註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註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

荀子大略篇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

鹽鐵論刺議丞相史曰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於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

韓詩外傳卷三鄙人曰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　卷五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

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蒭蕘取謀之博也　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列女齊管妾婧傳其妾笑曰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寗戚之欲得仕國家也君子謂妾婧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潛夫論明闇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

韓詩外傳卷十楚邱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决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列女趙將括母傳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計已决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无隨乎王曰不也括旣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此之謂也

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韓詩外傳卷三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腸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

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　卷十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况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列女晉伯宗妻傳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說苑政理孔子曰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詩不云乎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
牖民孔易
禮記樂記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五故聖王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

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
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
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春秋左氏宣九年傳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
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
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昭二十八年傳
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
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春秋左氏僖五年傳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

喪而慼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

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

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

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昭六年傳左師曰女夫也

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

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荀子彊國篇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

者無一爲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
謂也
漢書諸侯王表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
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
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
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太邦惟屏大宗
惟翰懷德惟甯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
爲不可拔者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春秋左氏昭三十二年傳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後漢書郎顗傳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允多天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丁鴻傳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自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楊秉傳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

不敢驅馳　蔡邕傳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